

這一段是：一方申述他要提出這個問題的理由；一方表明他講演這個問題的態度。是演說時一個最好的『開場白』。又如：

……簡單說一句，實業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對於那舊的，已經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所以有幾家辦得格外好的，不惟事事不讓外國人，只有比他們還要嶄新進步。剛纔所說的是組織方面，至於技術方面，也是同樣的進化。前幾天有位朋友和我說一段新聞，我聽了甚有感觸，諸君若不厭麻煩，請聽我重述一番。據說北京近來有個製酒公司，是幾位外國留學生創辦的，他們卑禮厚幣，從紹興請了一位製酒老師傅來。那位老師傅頭一天便設了一座酒仙的牌，要帶領他們致敬盡禮的去禱拜。這班留學生，自然是幾十個不願意，無奈老師傅說不拜酒仙，酒便製不成，他負不起這責任，那些留學生因為熱心學他的技術，只好胡亂陪着拜了。後來這位老師傅很盡職的在那裏日日製酒，却是每回所製總是失敗；一面這幾位學生在旁邊研究了好些

日子，知道是因南北氣候和其他種種關係所致，又發明種種補救方法，和老師傅說，老師傅總是不信。後來這些學生用顯微鏡把發酵情狀打現出來給老師傅瞧，還和他說明所以然之故；老師傅聞所未聞，纔恍然大悟的說道：『我向來只怪自己拜酒仙不誠心，或是你們有什麼沖撞；如今纔明白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從此老師傅和這羣學生教學相長，用他的經驗來適用學生們的學理，製出很好的酒來了。這段新聞，聽着像很瑣碎無關輕重，卻是『科學的戰勝非科學的』真憑實據。又可見青年人做事，要免除老輩的阻力而且得他的幫助也並非難；只要你有真實學問再把熱誠貫注過去，天下從沒有辦不通的事啊……。

這也是梁先生的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那篇演說裏的一段言語。照他的本質看來，原來是敘述文；而他在本篇中的關係，卻是解說文的性質。因為引這段故事的目的，在給『實業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對

於那舊的，已經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和『科學的戰勝非科學的』一個『真憑實據』——這樣插叙的解說文，也是增加重點的氣力的好方法。

第五章 論辯文

第一節 論辯文的目的和類別

我們對於一個問題，發表一種主張；或是對於一個物事的性質，功用，效率美惡下一種批評，或是對於人家的主張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態度；或是對於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黨派發表一種勸告或覺書，——由這種種目的所發表的文字，都叫做論辯文。若分開來說：『對於一個問題，發表一種主張』的是論說文；『對於一個物事的性質，功用效率善惡下一種批

評』的是批評文；『對於人家的主張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態度或是答辯人家反對自己的主張』的是辯駁文；『對於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黨派發表勸誘，或忠告』的，是誘導文。

什麼樣兒的是論說文呢？請看下面的兩篇文字：

(1) 『平民文學』這四個字，字面上極易誤會，所以我們先得解說一回，然後再行介紹。

『平民的文學』正與貴族的文學相反。但這兩樣名詞，也不是十分拘泥。我們說貴族的平民的，並非說這種文學是專做給貴族，或平民看，專講貴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貴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過說文學的精神的區別，指他普通與否，真摯與否的區別。

中國現在成了民國，大家都是公民。從前頭上頂了一個皇帝，那時『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大家便同是奴隸，向來沒有貴族平民這名稱階級。雖然大奴隸對於小奴隸，上等社會對於下等社會，大有高下，但根本上原是一樣的東西。除却當時的境遇不同以外，思想趣味，毫無不同，所以在人物一方面上，分不出什麼區別。

就形式上說，古文多是貴族的文學，白話多是平民的文學。但這也不盡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所以確有貴族文學的性質。至於白話，這幾種現象，似乎可以沒有了。但文學上原有兩種分類，白話固然適宜於『人生藝術派』的文學，也未嘗不可做『純藝術派』的文學。純藝術派以造成純粹藝術品爲藝術唯一之目的，古文的彫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話也未嘗不可彫琢，造成一種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遊戲的文學，那便是雖用白話，也仍然是貴族的文學。譬如古銅鑄的鐘鼎，現在久已不適實用，只能尊重他是古物，收藏起來；我們日用的器具，要用磁的盤碗了。但銅器現在固不適用，磁的也只是作成盤碗的適用。倘如

將可以做碗的磁，燒成了二三尺高的五彩花瓶，或做了一座純白的觀世音，那時，我們也只能將他同鐘鼎一樣珍重收藏，却不能同盤碗一樣適用。因為他雖然是一個藝術品，但是一個純藝術品，不是我們的所要求的人生的藝術品。

照此看來，文字的形式上，是不能定出區別，現在再從內容上說。內容的區別，又是如何？上文說過貴族文學形式上的缺點，是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這內容上的缺點，也正如此。所以平民文學應該著重，與貴族文學相反的地方，是內容充實，就是普遍與真摯兩件事。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祇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因為英雄豪傑，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見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數，我們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為普遍，也更為切己。我們不必講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祇應講說人間交互的實行道德。因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決不偏枯。天下決無祇有

在甲應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說，即使世間男人多數最喜說的殉節守貞，也不合理，不應提倡。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類，自然也有有一種一律平等的道德。第二，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既不坐在上面，自命爲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風，頌揚英雄豪傑。祇自認是人類中的一個單體，渾在人類中間，人類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們說及切己的事，那時心急口忙，祇想表出我的真意實感，自然不暇顧及那些彫章琢句了。譬如對衆表白意見，雖可略加努力，說得美妙動人，却總不至於謊成一支小曲，唱的十分好聽，或編成一個笑話，說得鬨堂大笑，却把演說的本意沒却了。但既是文學作品，自然應有藝術的美，祇須以真爲主，美卽在其中，這便是人生的藝術派的主張，與以美爲主的純藝術派，所以有別。

平民文學的意義，照上文所說，大略已可明白。還有我所最怕被人誤會的兩件事，

非加說明不可——

第一，平民文學決不單是通俗文學。白話的平民文學比古文原是更爲通俗，但並非單以通俗爲唯一之目的。因爲平民文學，不是專做給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他的目的，並非想將人類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樣，乃是想將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適當的一個地位……。

第二，平民文學決不是慈善主義的文學。在現在平民時代，所有的人都祇應著自立與互助兩種道德，沒有什麼叫做慈善……平民文學所說，是在研究全體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夠改進，到正當的方向，決不是說施粥施棉衣的事……。

……周作人的平民文學，見點滴。

(2)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纒，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柎，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牛，馬，旃裘，筋角，鋼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三者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於營邱，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食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小人富而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寶之君，尙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史記貨殖列傳。

第一篇文字，周作人先生提出『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做他的平民文學的主張；第二篇雖說在列傳裏面，可以說是司馬遷的一

篇古代經濟思想的起源論。他對於經濟思想發生的基本觀念，只是『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一句，至於他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是『上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與之爭』。以上兩篇都是論說文。那末，什麼樣兒的是批評呢？再看下面的兩個例子。

〔1〕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

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

風乎？』

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爲之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爲之歌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

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

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韻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見舞韶箴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於政，無邑無政，乃

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困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

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

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鱗，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

『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

(2)……並世王闔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焉，其昶爲能盡俗；——蕭

穆猶未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夫欲物其體勢，視若散塵，笑若齟齬，行若曲肩，自以爲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司馬遷

班固之言！……——見太炎文錄。

這一段文字是批評近代文學的；前頭那一篇是批評人樂和舞的，便都是批評文了。又什麼樣兒的是辯駁文呢？再看下面例子：

（1）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字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2）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敵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

對曰：「以敵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敵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敵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埴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

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敵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
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前邊兩篇文章是辯駁文字中的答辯體；不過第一篇是友朋間和平的討論；後一篇是國際間一面帶着責問的態度，一面含有抗辯的性質。至於近世論辯文字，以我所見，其平易近人，而又雅俗共賞，不背邏輯的，無過於章士釗先生的作品，現在不能具引，僅節錄一二節以見一斑：

(3) 愚熟觀嚴論，而見其最爲惶惑者，則民約之所自起也。其言曰：「草昧之民，其

神明既爲迷信之所深拘，其形骸又爲陰陽之所囿阨，憂疑好殺，家相爲仇，是故初民號爲最苦……盧梭之所謂民約，吾不知約於何世也？」此卽生物學家所以窘盧梭者。實則初民相爭好殺之相，郝伯思立說，已想像及之；並非生物學家之所勦論。卽在吾國，柳子厚作封建論，已能言其梗概，此先郝伯思又近千年矣。惟有當注意者，則二子之所推論，雖與生物學者約略相通，而後者以證民約之不可能，前者則轉以爲民約之所由始。郝之言曰：「民之始，猶禽獸也，離羣處獨，獰毅獷愚，人以其一而與其羣爲戰。當此之時，其小己之自由固甚大也；然而弱肉強食，晝夜喘喘，無一息之休居，不得已乃相約而爲羣焉。」是所謂約，卽約於弱肉強食之時也。柳之言曰：「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狺狺，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巳，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茲雖未明

言約，而爭者皆願聽命於能斷曲直者，非有約胡能？是所謂約，即約於假物相爭，爭而
不已之時也。盧梭之所言約，質雖不同，而起源大率如是。嚴君嘗評郝說而以為似矣，
顧乃不知盧梭之民約，約於何世，何耶？——讀嚴幾道民約平議。

(4) 愚之所最不可解者，首在「籌安」二字。彼豈不以由我之道，國家可得長治
而久安也。則所謂安者，果愚所見非謬，當以國中不見革命之禍為衡。而國中不見革
命之禍，苟非國中利害衝突，質劑停勻，斷乎無幸。此其理昭哉無翳，雖至愚者，不能眼
目而無見也。今若於倉黃之中，推翻共和，創設帝政，此其所為影響於革命者，有二要
義：一曰，己身以革命倡；一曰，認革命為憲法上之權利。此非愚一人之私言也；卜碩德
之論法蘭西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之投票曰：「票為可決，實不待言。苟一票
否焉，則此一票，意在主戰。故凡共和國遭逢此境，政府所事，直革命之行爲。羅伯士比
所用革命二字，其義指此，良不誣也。當是時也，造法之權，在法操之國民，而為暴力所

支，不能運用。其在事實，則誰能行苛疊達者，誰即擁有造法之權耳。誰能別行一苛疊達，造法之權，又即歸之。」前舉二義，已可於此數語中，約略盡之，則其事正與革命爲媒，而漫曰，「安焉，安焉，」此非別有奧義，爲淺闇所不及知，乃自陷於矛盾而不覺矣。

——見帝政駁議。

這兩段是辯駁人家的主張的文字。至於答辯人家反對議論的文字，則如：

(1) 對於你們提出的重要問題，「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來破壞與建設都不是絕對的相反，他倆的關係也有點像你們說的雞蛋與雞的關係；有時破壞即是建設，有時建設即是破壞；有時破壞必須

在先，有時破壞自然跟着建設而成，有時破壞與建設同時並進，等到雞蛋殼破裂時，小雞也已下地了。況且人各有偏長，而事業須合衆長。燒房子有時要人做，收拾頽椽剩瓦也要人做，打圖起屋也要人做。我曾說過：

君期我作瑪志尼，我祝君爲倭斯韞。

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脚俱所急。

我們對於國人的宣誓是：

各行其事，各司其事。

再者，我們很誠懇的替你們指出『到民間去』四個字，現在又快變成一句好聽的高調了。俄國『到民間去』的運動，乃是到民間去爲平民盡力，並不是到民間去運動他們出來給我們搖旗吶喊。『到民間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

段。——胡適的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答辯，見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勞

力週報

(2)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

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駢期，漢之時有杜度。此於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有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漢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

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濟」、「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如何法守也？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韓愈的諱辯。

這兩篇文字的辯論的理由，就一方看來是很充分的，但我並非絕對贊成他們的主張。不過韓愈作諱辯，其理由，雖以現在眼光觀之，覺得不甚充分，然在當時，還算是大膽。且其詞鋒犀利，引徵詳實，很可做辯駁文的榜樣。

現在要講誘導文了。這一種文字，雖然說理，但偏於感情方面，或是出

於「將成其美，匡救其災」的意思，所以要有誠懇的態度，謙虛的辭氣，又要處處留心所誘導者的心理，因勢而利導之。所以這一類文字，大部分包括在書信裏面。至於古代文字像孟子一書，差不多都是此類文字，現在只引一兩條做例，等到後面書信的寫法篇內，再行詳細討論。例如：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

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

因齊宣王好勇，遂勸他好勇以「安天下之民」，便是誘導的好法子。又如：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乎。」

王曰：「王政可得聞歟？」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以富人，哀此焚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

因齊宣王毀明堂之問，遂勸他『行王政』。因他好貨，遂勸他『與百姓同』。

之，『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因他好色，則又勸他『與百姓同之，』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真可算得善於因勢利導的了！

第二節 辯證的名學

我們同人辯論的時候，必須有我們辯證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名學，又叫論理學，西人叫做邏輯。所以普通都叫他做『推理的科學』（The science of Reasoning）；又叫他做『科學的科學』（The Science of science）。中國自孔子起，便注重『正名，』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不過他只把這個意思運用到論政治上去，並沒有詳細說明他的方法。墨子則不然了；他說：

凡出言談，則不可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

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二法。何謂二法？曰：有考

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情。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墨子非命下。

他所謂『立儀』就是要先定論辯的『名學』。『謂發議論若不以論理學爲基礎，那議論都算白發了。』——見梁啓超的墨子學案小取篇說。

夫辯也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

疑。

上邊所說的那一樣不是我們人生所不可缺的生活需要？于此我們可以見得論辯，或名學關係重大了。名學有兩類：(A) 演繹的名學；(B) 歸納的名學。

(一) 演繹的名學 Deduction

怎樣叫做演繹的名學呢？就是『自一事或一理推及他事或他理，故

其爲根據之事理爲已知，或假設爲已知；而其推得之事理爲已知事理之變體或屬類。——胡明復的科學方法論一。

這種演繹法我們隨時隨地的言語動作，皆受他的支配。而且自上智以至於愚夫愚婦皆受他的支配，幾而不自覺；譬如甲不洗澡，我們便說他不講衛生，『因爲講衛生的必常洗澡。又如我們看見牆腳下的石頭上發濕，便說，『呀，明天要落雨；』月亮四圍有白圈，我們便說，『呀，明天要颶風。』因爲俗話道『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其式如左：

- 一， 牆腳下的石頭發濕要落雨。
- 二， 現在牆腳的石頭發濕了，
- 三， 故知要落雨。

這就是演繹法的三段論法 (Deduction Syllogism) (一) 是大前提

(Major Premise) (I) 是小前提 (Minor Premise) (II) 是結論 (Conclusion) 。

怎樣叫做大前提呢？就是提出一件普通認為真實的事實的例子。怎樣叫做小前提呢？就是說者或辯論者所提出與這例子同類的事物。有大前提的例子，小前提的同樣推出來的便是結論。這就叫做三段論法。又如：

大前提——凡人皆有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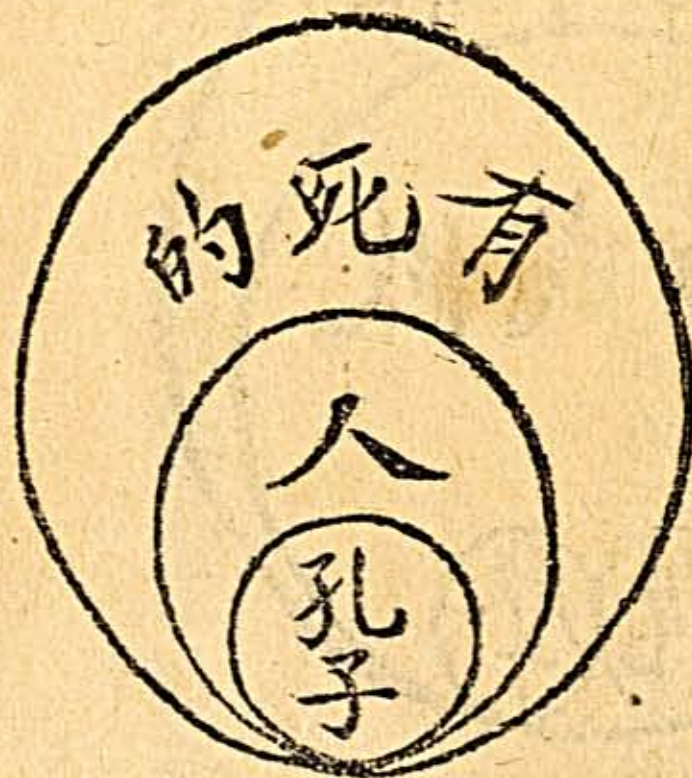
小前提——孔子人也，

結論——故孔子必有死。

這是西洋的二段法。至於印度因名學論辯的方式則如下：

聲是無常……………宗

所做性故……………因



譬如瓶等……………喻

瓶有所做性，瓶是無常；聲有所做性，聲亦無常……………合

是故得知聲是無常……………結

也可把他做為三段，並不失他的辯論的精神，如：

聲是無常的。（無常謂不能永遠存在）……………宗

因為聲是做成的……………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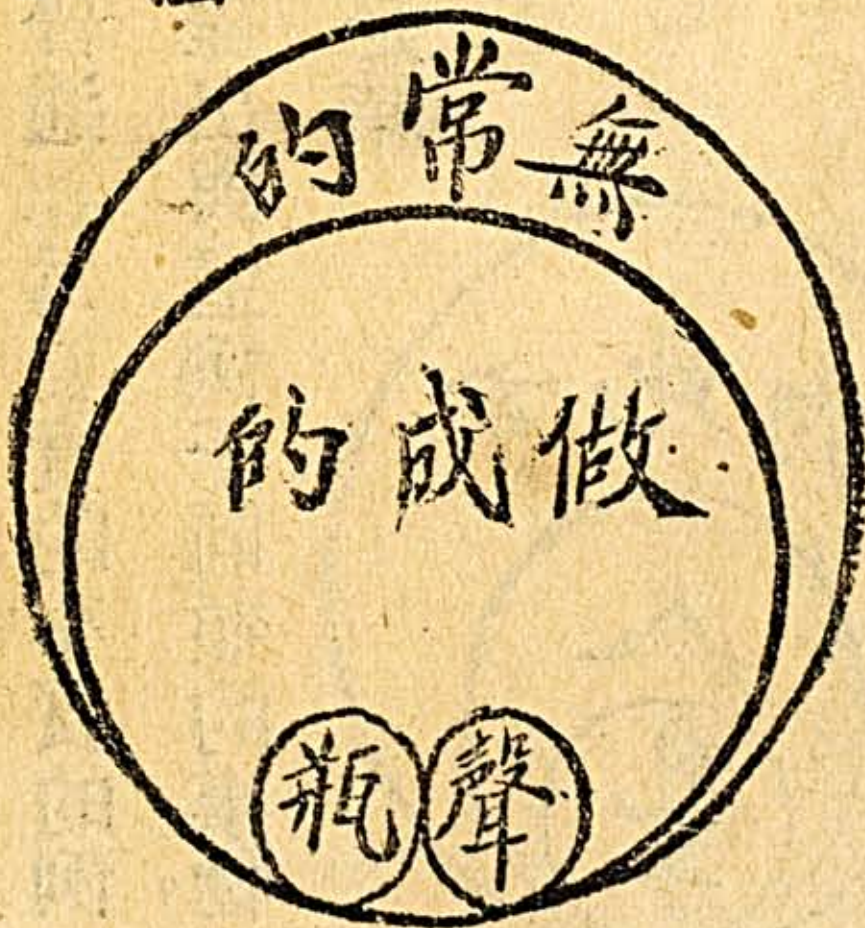
凡是做成的都是無常的，例如瓶……………喻

——參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普通的論辯不必用三段法，只用兩段法

（Euthymeme）就行了；譬如我們說，『孔子必

死，因為他是一個人；』或則說『孔子必死，因為人皆有死。』前面一句，省



去大前提；後面一句，省去小前提。這樣的論理形式，省略大前提或小前提的，就叫做兩段論法。

但是我們雖然曉得這種論証的方法，要是不「蒐求一切事物的真象，」和「整理各種現象相互的關係，」這種推理，非徒無益，反而有害。墨子說得好：

焉（訓乃）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

就是教人不但要明白名學的形式，還要詳求事理，推究因果，做名學的基礎——參看梁啟超的墨子學案。

然要「蒐求一切事物的真象」和「整理各種現象的關係」又非徒用演繹的名學所能奏效。譬如孟子說：

楊子尊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韓愈說：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他們論證的大前提都是非『聖人之徒』，違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道』，就是犯了不能『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的毛病。要醫這種毛病，一定要用歸納的名學。

(二) 歸納的名學 Induction

怎樣叫做歸納的名學呢？就是：『先觀察事變，審其同違，比較而審察之；分析而類別之，求其變之常理之通，然後綜合會通而成律，反以釋明事變之真理。故歸納之法，其首據之事理爲事實，而其歸納之結果則爲通理，

即實事運行之常則也。——見胡明復的科學方法論。譬如你要到水菓店裏去買蘋果，第一次拿了一個色青而質硬的咬了一口，又澀又縮嘴，把他丟掉了。第二次拿的一個也是又青又硬的，咬了一口，仍然是又澀又縮嘴，丟掉再咬別的，顏色體質和胃口都仍然同第一個一樣。於是我們可以得了一個結論：就是蘋果之色青而質硬的，都是澀的，不好吃的。這就是歸納法。胡適之先生研究『我，吾，余，予』四個字用法完全一樣，搜出許多例證，便是應用這個方法。我且把他引在後面：

(A) 主格。

(1) 我非生而知之者。——論語

(2) 吾日三省吾身。——同上

(3) 余雖爲之執鞭，——史記

(4) 予將有遠行。——孟子

(B) 一，領格，不加『之』字的。

(1) 可以濯我纓。——孟子

(2) 非吾徒也。——論語

(3) 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左傳

(4) 是予所欲也。——孟子

二，領格附加『之』字的。

(1) 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左傳

(2) 吾之病也。——韓愈原毀

(3) 是余之罪也夫！——史記

(4) 如助予之歎息。——歐修陽秋聲賦